

疏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而凡

鄙之流不能安分故銳意感情務在獨免

愚惑之甚深可悲傷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

註皆自得也

疏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去言也至理之

爲無爲可爲故去爲也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註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疏見賢思齊捨己效物假學求理運知訪

道此乃淺近豈曰深知矣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五

慶四

執掌之爲使

註執掌自得

疏擁腫執掌皆淳樸自得之貌也斥棄仁智淡然歸實故淳素之士與其同居率性

之人共其驅使

居三年畏懼大穰畏懼之民相與言曰庚桑

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

註異其棄知而任愚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註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

疏大穰豐也洒微驚貌也居住三年山中

大熟畏懼百姓僉其私道云庚桑子初來

我微驚異本我日計利益不足稱歲計至

功其有餘蓋賢聖之人與四時合度無近

功故日計不足有遠德故歲計有餘三歲

一閏天道小成故居三年而畏懼大穰

浮華山旁士女競爲臣妾故盡然舒智自

明炫者斥而去之絜然矜仁苟異於物者

令其疏遠

擁腫之與居

註擁腫朴也

疏庶慕也幾近也尸主也庚桑大賢之士

慕近聖人之德何不相共尊而爲君主南

面之事爲立社稷建其宗廟祝祭依禮豈不善邪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

疏忽聞畏壘之人立爲南面之主既乘無爲之道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註夫春秋生氣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爲也

疏夫春秋實陰陽之恒夏長冬藏物之常事故春秋豈有心施於萬寶而天然之道已自行焉故忘其生有之德也有亦有作育字者言二儀以萬物爲寶故逢秋而成就也

吾聞至人戶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註直自往耳非由知也

疏四面環各一堵謂之環堵也所謂方丈室也如死尸之寂泊故言戶居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

註不欲爲物標杓

疏竊竊平章偶語也俎切肉之几豆盛脯之具皆禮器也夫群龍無首先聖格言蒙

德養恬後賢軌轍今細碎百姓偶語平章方欲禮我爲賢尊我爲主便是物標杓豈曰棲隱者乎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註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

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疏老君云成功弗居長而不宰楚既虔稟師訓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今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陽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註去利遠害乃全疏其獸極大口能含車孤介離山則不免網羅爲其患害吞舟之魚其質不小波蕩失水蠻能害之故鳥獸高山魚鼈深水豈好異哉蓋全身遠害魚鳥尚爾而況人乎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註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疏眇遠也夫棲遁之人全形養生者故當

魚反以爲美步仞丘陵非大獸之所藏隱而妖孽之狐用之爲吉祥故知巨獸必隱深山大人應須厚祿也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祿堯舜聖人尚且如是況畏壘百姓敢異前脩夫子通人幸聽從也

疏尊貴賢人擢援能者有善先用與其利祿堯舜聖人尚且如是況畏壘百姓敢異前脩夫子通人幸聽從也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今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陽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註去利遠害乃全疏其獸極大口能含車孤介離山則不免

網羅爲其患害吞舟之魚其質不小波蕩失水蠻能害之故鳥獸高山魚鼈深水豈好異哉蓋全身遠害魚鳥尚爾而況人乎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註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疏眇遠也夫棲遁之人全形養生者故當

遠迹塵俗深就山泉若嬰於利祿則粗而

淺也

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註二子謂堯舜

疏二子謂堯舜也唐虞聖迹亂人之本故

何足稱邪

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

註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

疏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

物性之外別立堯舜之風以教迹令人倣

倣者猶如鑿破好壞墻種植蓬蒿之草以

爲蕃屏者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註理錐刀之末也

疏譬言如擇簡毛髮梳以爲髢格量米數炊

以供餐利益蓋微爲損更甚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註混然一之無所治爲乃濟

疏祖述堯舜私議竊竊此蓋小道何足救

世

舉賢則民相軋

註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尚

任知則民相盜

註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僞矣僞以求生

施盜如何

疏相盜軋傷也夫舉賢授能任知先善則

爭爲欺侮盜詐百端趨競路開故更相害

也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之於利甚勤子有

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坏

註無所復顧

疏數物者謂舉賢任知等也此教浮薄不

足令百姓淳厚也而蒼生貪利之心甚自

殷勤私情怨忿遂生篡弑謀危社稷正晝

爲盜攻城穿壁日中穴坏也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未存

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

也

疏不逐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內抱生者

也既正分全生神凝形逸故不復役知思

慮營營徇生也三年虛靜方可及乎斯言

此庚桑教南榮之辭也

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

本起自堯舜千載之後其弊不絕黃巾赤眉則是相食也

南榮越蹙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疏姓南榮名越庚桑弟子也蹙然驚悚貌勤誠請益云越年老精神暗昧憑託何學

方逮斯言

南榮既聞斯義心生慕仰於是驚懼正容

勤誠請益云越年老精神暗昧憑託何學

方逮斯言

庚桑子曰全政形

註中其分也

抱生

註無攬乎其生之外也

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

也

疏不逐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內抱生者

也既正分全生神凝形逸故不復役知思

慮營營徇生也三年虛靜方可及乎斯言

此庚桑教南榮之辭也

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

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

不能自間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

註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

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疆相法效也

疏夫盲聾之士與凡常之人耳目無異而

盲者不見色聾者不聞聲風狂之人與不

狂之者形貌相似而狂人失性不能自得

南榮舉此三論以況一身不解至道之言與彼盲聾何別故內篇云非唯形骸有聾

盲夫智亦有之也

○形之與形亦辟矣

註未有闇之

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

註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

疏開闊也間別也天盲與不盲二形孔竅

俱開見與不見於物遂有間別而盲聾求

於間見終不可得也亦猶南榮求於解悟無由致之

今謂趙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
趨勉聞道達耳矣

註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疏全形抱生已如前釋重述所間以彰問
旨

庚桑子曰辭蓋矣曰奔蜂不能化蒼蠺越雞
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

疏奔蜂細腰土蜂也蒼豆也蠺者豆中大

青蟲越雞荆雞也魯雞今之蜀雞也奔蜂
細腰能化桑蟲爲己子而不能化蒼蠺越雞

雞小不能伏鵠卵蜀雞大必能之也言我

才劣未能化大所說辭情理盡於此也

○難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

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

不南見老子

疏夫雞有五德頭戴冠禮也足有距義也

得食相呼仁也知時智也見敵能距勇也

而魯越雖異天德則同所以有能與不能

者才有大小也我賴越雞才小不能化子
子何不南行往師以謁老君

南榮趨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疏羸瘦也僕也慕聖情殷晝夜不息終乎

七日方見老君也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趨曰唯

疏自從也問云汝從秦楚處來南榮趨曰
唯直敬應之聲也答云如是

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

註挾三言而來故

疏偕俱也老子聖人照機如鏡未忘仁義
故刺以偕來理挾三言故譏之言衆也

南榮趨懼然顧其後

疏懼然驚貌也未達老子之言忽聞衆來
之說顧盼其後恐有多人也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疏謂者言意也我言偕來譏汝挾三言而
來汝視其後是不知吾謂也

南榮趨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
失吾問

疏俛低頭也自知暗昧不達聖言於是俛

首羞慚仰天歎息神魂恍惚情彩羞惶
直喪其形容亦乃失其咎問

老子曰何謂也

疏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南榮趨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
軀

疏朱愚猶專愚無知之貌也若使混沌塵
俗則有愚癡之名若也運智人間更致危
身之禍禍敗在己故云愁軀也

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
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趨之
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疏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並是先

聖謙虛非所以全身遠害者也故不仁不

義則傷物害人行義行仁則乖真背道未
知若為處心免茲患害寄此三言因秦楚
以為媒願留聽於下問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

今汝又言而信之

疏吾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所陳畢

挾三術以子之言於是信驗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
人哉惆悵乎

疏規規細碎之謂也汝用心細碎懷茲三

術猶如童稚小兒喪失父母也似僥倖卒

木尋求大海欲測深底其可得乎汝是亡
真失道之人亦是解喪逃亡之子芒昧何
所歸依也

汝欲及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疏榮趨踐於聖迹溺於仁義縱欲還原反
本復歸於實生真情發疏已成無由可入

大聖運慈深可哀愍也

南榮趨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

自愁復見老子

疏既失所問情識茫然於是退就家中思
惟旬日徵求所好之道德除遣所惡之仁
義未能契道是以愁庶其請益仍見老

子

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嚮嚮平然而中津津
養

乎猶有惡也

疏歸家一旬遣除五隱滌蕩穢累精熟以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
人哉惆悵乎

夫外羈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羈者不可
繆而捉將外捷

註捷關捕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
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
羈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羈於內則耳
目喪於外固必無得已失而後爲通也

疏羈者繫縛之名捷者關閉之目繁者急
也繆者殷勤也言人外用耳目而爲聲色
所羈者則心神閉塞於內也若內用心智
而爲欲惡所牽者則耳目閉塞於外也此

内外相感必然之符假令用心禁制急手

捉持殷勤綱繆亦無由得也夫唯精神定
於內耳目靜於外者方合全生之道

外內羈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註偏羈由不可況外內俱羈乎將耳目肢
感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
綑繆以持之弗能止也

疏偏執滯邊已乖生分況內外靈漏爲惑
更深縱有懷道抱德之士尚不能扶持況
放散玄道而專行此惑欲希禁止可得乎

南榮趨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疏闇里有病鄰里間之病人能自說其病

狀者此人雖病猶未困重而可療也亦猶

南榮雖愚能自陳過狀庶可教也

若趨之聞大道警猶飲藥以加病也

疏夫藥以療疾疾渝而藥消教以機悟機

悟而教息苟其本不病藥復不消教資不

志機又不悟不謂飲藥以加其病

趨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疏經常也已止也夫聖教多端學門匪一

今所謂衛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此如

蒙指謗輒奉爲常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

註不離其性

疏守真不二也

能勿失乎

註還自得也

疏自得其性也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註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

疏履道則吉徇物則凶斯理必然且用卜

筮

能止乎

註止於分也

疏不逐分外

能已乎

註無追故迹

疏已過不追

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

註全我而不效彼

疏諸於也捨棄效彼之心追求己身之道

能翛然乎

註無停迹也

疏往來無係止

能侗然乎

註無節礙也

疏順物無心也

能兒子乎

疏同於赤子也

見子終日喙而噬不嗄和之至也

註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

疏嗌塞也嗄聲破任氣出聲心無喜怒

故終日嗄號不破不塞淳和之守遂至於斯

斯

終日櫛而手不挽共其德也

註任手之自挽非獨得也

疏挽拘寄勞倦者爲其淳和與玄道至德

同也

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

註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

疏瞞動也任眼見視視不動目不偏滯於

外塵也

行不知所之

註任足之自行無所趣

疏之往也泛若不繫之舟故雖行而無所

的詣也

居不知所爲

註縱體而自任也

疏恬淡無爲寂寞之至

與物委蛇

註斯順之也

疏接物無心委曲隨順

而同其波

註物波亦波

疏和光混迹同其波也

是衛生之經已

疏總指已前結成義也

南榮趨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

註若能自改而用此言更欲目謂至人之

德

疏如前所說衛生之經依而行之合於玄

道至人之德止此可乎

曰非也是乃所謂外解凍釋者

註能手明非自爾

疏南榮拘東仁義其日固久余聞聖教方

解衛生譬彼冬冰逢茲春日執滯之心於

斯釋散此因學致悟非率自然能手明非

真也此則老子答鵠之辭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註自無其心皆與物共

疏夫至人無情隨物興感故能同蒼生之

食地共羣品而樂天交共也

不以人物利害相擾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

謀不相與爲事

疏擾亂也夫至人虛心順世與物同波

故能息怪異於羣生絕謀譖於黎首既不

以事爲事何利害之能擾乎

疏重舉前文結成其義

曰然則是至乎

註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邪

君

疏謂聞此言可以適極南榮不敏重問老

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註能手明非自爾

疏如前所說衛生之經依而行之合於玄

道至人之德止此可乎

曰非也是乃所謂外解凍釋者

註能手明非自爾

疏南榮拘東仁義其日固久余聞聖教方

解衛生譬彼冬冰逢茲春日執滯之心於

斯釋散此因學致悟非率自然能手明非

真也此則老子答鵠之辭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者不學在筌異魚故曰未也此是老子重

答南榮

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

枝而心若死灰

疏虛冲凝淡寂實無情同槁木而不榮類

死灰而忘照身心既其雙遣何行動之可

知乎衛生之要也

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註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

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

疏夫禍福生乎得喪人災起乎美惡今既

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得喪兩忘美惡雙違

尚無冥昧之責何人災之有乎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

註夫德宇泰然而定則真所發者天光耳

非人耀

疏夫身者神之舍故以至人爲道德之器

宇也且德宇安泰而靜定者其發心照物

筌蹄既曰告汝則因稟學然學者不至至

由乎自然之智光

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註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

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

疏凡庸之人不能測聖但見羣於衆庶不知天光遐照也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

註人而脩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

疏恒常也理雖絕學道亦須求故有真脩

之人能會疑常之道也

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註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

疏體常之人動以吉會爲蒼生之所舍止

皇天之所福助不亦宜乎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註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三者俱以泰然

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

疏出則君后處則逸人皆以臨道體常故

致斯功者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

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註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

辯

疏夫爲於分內者雖爲也不爲故雖學不

學雖行不行雖辯不辯豈復爲於分外學

所不能邪

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

註所不能知不可彊知故止斯至

疏率其所能止於分內所不能者不彊知

之此臨學之至妙

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註意雖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

疏若有心分外即不以分內爲是者斯敗

自然之性者也

備物以將形

註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

疏將順也夫造化洪鑪物皆備足但順成

形於理問學

藏不虞以生心

註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

疏夫至人無情物感斯應包藏聖智遇物不

生心終不預謀所爲虞度者也

敬中以達彼

註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

疏中內智也彼外境也敬重神智不敢輕

染智既疑寂境自虛通

若有而萬惡至者皆天也

註天理自有窮通

而非人也

註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

疏若文王之拘羑里孔子之困匡人智非

不明也人非不聖也而遭斯萬惡窮否者

蓋由天時運命耳豈人之所爲哉

不足以滑成

註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

疏滑亂也體道會真安時達命縱遭萬惡

不足以亂於大成之心

不可內於靈臺

註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

疏內入也靈臺心也妙體空靜故世物不能入其靈臺也

靈臺者有持

註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

疏惟貴能持之心竟不知所以也

而不知其所持

註若知其所持則持之

而不可持者也

註持則失也

疏若用心執持則失之遠矣故不可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

註此妄發作

每發而不當

註發而不由己誠何由而當

疏以前顯得道之士智照光明此下明喪

真之人妄心乖黑誠實也未曾反照實智

而輒妄發迷心既不真故每乖實當也

業入而不舍

註事不居其分內

疏業事也世事擾擾每入心中不達違從

故不能舍止

每更爲失

註發由己誠乃爲得也

疏每妄發心緣逐前境自謂爲得翻更喪

真

爲不善卒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

平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疏夫人鬼幽顯乃曰殊塗至於推誠復信

道理無隔若彼乖分失真必招報應讐怨

相感所以遭誅則材伯彭生之類是也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註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

疏幽顯二塗分明無譴不犯於物故獨行

不懼也

奏內者行平無名

註奏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

疏奏分也無名道也僥倖而爲於分內者

雖行而無名迹也

奏外者志乎期費

註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爲物也

疏期卒也立志矜矯游心分外終無成益

卒有費損也

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

註本有斯光因而用之

疏庸用也游心無名之道者其所用智日

有光明也

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

註雖己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

疏志求之分外要期聲名而貪損神智者

意唯名利猶高價販賣之人

人見其跋猶之魁然

註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跋矣而猶自以爲

安

疏企危也魁安也銳情貪取分外企求他

人見其危乎猶自以爲安隱愚之至也

與物窮者物入焉

註窮謂終始

疏舍止之謂也物我冥符而窮理盡性者

故爲外物之所歸依之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註且謂奏外而政者政者不立焉能自容

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則去也

疏聊與人涉苟且於浮華貪利求名身尚矜企心靈躁競不能自容何能容物邪

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註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況能有親乎

故盡是他人

疏偏狹不容則無親愛既無親愛則盡是

他人逆忤既多讐敵非少欲求安泰其可得乎

兵莫憎于志鎮錦爲下

註夫志之所櫻焦火凝水故其爲兵甚於劍戟也

疏兵戈鋒刃之徒鎮鄉良効也夫憎毒傷

害莫甚乎心心志所緣不疾而速故其爲損害甚於鎧錦以比校量劍戟爲下

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疏寇敵也周易心得喪喜怒戰於胷中其寒

凝水其熱焦火此陰陽之寇也夫初敵巨寇猶可逃之而兵起内心如何避邪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註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而所在皆

疏聯與人涉苟且於浮華貪利求名身尚
矜企心靈躁競不能自容何能容物邪
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況能有親乎
故盡是他人
疏偏狹不容則無親愛既無親愛則盡是
他人逆忤既多讐敵非少欲求安泰其可
得乎
兵莫憎于志鎮錦爲下
註夫志之所櫻焦火凝水故其爲兵甚於
劍戟也
疏兵戈鋒刃之徒鎮鄉良効也夫憎毒傷
害莫甚乎心心志所緣不疾而速故其爲
損害甚於鎧錦以比校量劍戟爲下
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疏寇敵也周易心得喪喜怒戰於胷中其寒
凝水其熱焦火此陰陽之寇也夫初敵巨
寇猶可逃之而兵起内心如何避邪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註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而所在皆

陰陽也故不可逃

疏此非陰陽能貳害於人但由心有躁競

故使之然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註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

疏夫物之受氣各有崖限妍醜善惡稟分

毀成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通之無

不備足

疏夫榮辱壽夭稟自天然素分之中反已

備足分外馳者而求備焉游心是非之境

惡其所受之分也

疏夫榮辱壽夭稟自天然素分之中反已

備足分外馳者而求備焉游心是非之境

惡其所受之分也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註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

其本分周易素分備豈惡之哉

疏造物已備而嫌惡之豈知自然先已備矣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註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

疏出生也入死也從無出有有無根原自

疏夫出愚惑妄遂是非之境而不能反本還原者動之死地故見爲也

出而得是謂得死

註不出而無得乃得生

疏其出心逐物逐其欲情而有所獲者此可謂得死滅之本

註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註迷滅本性謂身實有失死不殊故與鬼爲一也

疏象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註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

疏象似也雖有斯形似如無者即形非有故也曠然忘我故心靈和光而止定也

註無本

註歛然自生非有本入無寂

註歛然自死非有根疏出生也入死也從無出有有無根原自

至
惡乎至

疏何至所由有何爲至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
疏此顯至之體狀也知既造極觀中皆空

故能用諸有法未曾有一物者也可謂精
微至極窮理盡性虛妙之甚不復可加矣
其次以爲有物矣

疏其次以下未達真空而諸萬境用爲有
物也

○
將以生爲喪也

註喪其散而之乎聚也

以死爲反也

註還融液也

疏喪失也流俗之人以生爲得以死爲喪

今欲反於迷情故以生爲喪以其無也以
死爲反反於空寂雖未盡於至妙猶齊於
死生

是以分已

註雖欲均之然已分也

疏雖齊死生猶見死生之異故從非有而
起分別也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
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
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疏其次以下心知稍闇而始本無有從無
有生俄頃之間此生彼滅故用無爲其頭
以生爲其形體以死爲其尻誰能知有無
生死之不二而以此脩守者莊生紳而友

明斯人猶難得也

是三者雖異公族也

註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

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

無是非於曾中故謂之公族

疏三者謂以無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

是也於一體之中而起此三異猶如楚家
於一姓之上分爲王族

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註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
已復差之

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註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

疏昭屈景楚之公族三姓昔屈原爲三間
大夫掌三族三姓即斯是也此中文略故
直言昭景王孫公子長大加冠故著衣而
戴冠也各有品秩咸陞職官因官賜姓故
田弟氏族也功績既著封之茅土枝派分

流故非一也猶如一道之中分爲有無生
死種類不同名實各有異故引其族內譬
也

有生滅也

註直聚氣也

疏滅疵也無有此形質而謂之生者直是

聚氣成疵滅非所貴者也

披然曰移是

註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矣是無

常在故曰移

疏披分散也天道無彼我而物百是非是
非不定故分散移徙而不常也其移是之

狀列在下文

疏理形是非故或言耳然是非之移非忠
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

註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

疏雖復是非不由於言而非言無以知是

非故試言是非一遣於是是非名不寄言則

不知是非之無是非也

臘者之有臘骸可散而不可散也

註物各有用

疏臘者大祭也臘生百葉也骸備也亦言

是牛臘也臘祭之時牲牢甚備至於四肢

五藏並皆陳設祭事既訖方復散之則以

散爲是若其祭未了則不合散則以散爲

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常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註偃謂屏廁

疏偃屏廁也祭事既竟齋宮與飲施設餘

胙屋室之中觀看周旋於寢廟之內飲食

既久應須便僻故往圍園而便尿也飲食

則以寢廟爲是便尿則以園園爲是是非

無常竟何定乎臘者明聚散無恒觀室顧
處所不定俱無是非也

爲是舉移是

註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淥當其偃

叟則寢廟之是移於併廁矣故是非之移

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

均耳

請常言移是以生爲本

註物之變化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也

疏夫悲忘生死者則無是無非者也紙爲

滯生所以執是也必能還生是將安寄故

知移是以生爲本

因以知爲師

註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

因以來是非

註乘是非者無是非也

疏因其師知之心心乘是非之用豈知之

知者顛倒是非者無是非乎

果有名實

註物之名實果各自有

疏夫物云云悉皆虛幻芻狗萬像名實何
於倒置之徒謂決定有此名實也

因以已爲質

註質主也物各謂已是足以爲是非之主

疏質主也妄執名實遂用已爲名實之主

而競是非也

使人以爲已節

註人皆謂已是故莫通

疏節者至操也既迷名實又滯是非遂使

無識之人堅執虛名以爲節操也

因以死償節

註當其所守非直脫也

疏守是非以成志操懶乎不拔期死執之

也

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微爲名以

窮爲辱

註不能隨所遇而安之

疏以炫耀爲智晦迹爲愚通徹爲榮名窮

塞爲恥辱若然者豈能一窮通榮辱乎

移是今之人也

註玄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

疏夫固執名實移滯是非澆季浮僞今世

之人也豈上古淳和質樸之士乎

是蜩與鳩鳩同於同也

註同共是其所同

疏蜩鷗二蟲以蓬蒿爲是二蟲同是未爲
通見移是之人斯以類也蜩同於鳩鳩同

於蜩故曰同於同也

疏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

註稱已脫誤以謝之

疏蹊蹠也履也復蹠市屢之人不相識者

之節脚則謝云已傲慢放縱錯雜誤而然

非故爲也者

兄則以姪

註言姪謂之無所辭謝

疏蹊著兄弟之足則姪謂而憐之不以言

愧

大親則已矣

註明恕素足

疏若父蹠子足則敏然而已不復辭費故

知言辭往來者僞不實

故曰至禮有不人

註不人者視人若已視人若已則不相辭

謝斯乃禮之至也

疏自彼兩忘視人若已不允人者已外何

辭謝之有乎斯至禮也

至義不物

註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

疏物我雙遺妙得其宜不却我外有物何

裁非之有斯至義

至不知謀

註謀而後知非自然知

疏率性而照非謀謨而智斯至智也

至仁無親

註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矣

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

疏容貌變動顏色辭理氣調情意六者網

繆繫縛心靈者也本亦有作謬字者解心

之謬妄也

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疏容貌變動顏色辭理氣調情意六者網

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

疏榮貴富贍高顯尊嚴聲名利祿六者亂

具顯釋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

疏徹毀也勃亂也繆繫縛也此略標名下

之矣

此四六者不盡曾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
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註盪動也

註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

疏辟除也金玉者信之質耳至信則棄除

疏四六之病不動盪於胷中則心神平正

正則安靜靜則照明顯則虛通則恬淡

無爲應物而無不窮也

道者德之欽也

疏道是所脩之法德是臨人之法重人輕

法故欽仰於道

王者德之光也

疏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化萬物者盛德

之光華也

性者生之質也

疏質本也自然之性者是稟生之本也

性之動謂之爲

註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乃真爲非有爲

也

疏率性而動分內而爲爲而無爲非有爲

也

爲之僞謂之失

疏感物而動性之欲僞情分外有爲謂之

喪道也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

疏夫交接前物謀謨情事故謂之知也
知者之所不知猶覲也

註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

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爲自然若知而後

爲則知僞也

疏覲視也夫目之張視也不知所以視而

視視有明暗心之能知不知所以知而知

而知有深淺目不能視而不可彊視心不

能知而不可彊知若有分限故猶如

覲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

註若不得已而動則爲彊動者所以失也

疏夫迫而後動和而不習不得已而用之

也

疏率性而動無非我之謂治

動無非我之謂治

註動而效彼則亂

疏率性而動不捨我效物合於正理故不

亂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註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

註能還守蟲即是能天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

疏有彼我是非之名故相反無彼我是非
之實故實相順也

註善中則善取譽失理常俱

疏羿古之善射家之微妙既有斯伎則擅斯

中前物盡射家之微妙既有斯伎則擅斯

名使已無令譽不可得也

註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

疏前起譬此合諭也聖人妙契自然功侔

聖人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註造化使羣品日用不知不顯其迹此誠難

也故上文云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工乎天而儻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註工於天即儻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

聖人也

疏良善也全人神人也夫巧合夫然善能

晦迹澤及萬世而日用不知者其神人之

謂乎神人無功故能之耳

註能還守蟲即是能天

疏鳥飛獸走能蟲也蜘蛛丸能天也皆
稟之造物豈倣倣之所致哉

全人惡天惡人之天

疏夫全德之人神功不測宜嫌已之素分
而惡人之所稟哉蓋不然率顧其天然而
已矣

而況吾天乎人乎

註都不知而任之斯而謂工乎天

疏天乎人乎不見人天之異都任之也前
自遺天人美惡猶有天人此句混一天人

○不見天人之異也吾者論主假自稱也

一雀適羿必得之威也

註威以取物物必逃之

疏假有一雀善射射必得之此以威猛
猛非由德慧故所獲者少所逃者多以威

御世其義亦爾

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

註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
安在

疏太造曠蕩無不制圍故以天地爲籠則

雀無逃處是知以威取物深乖大造

是故湯以庖人龍伊尹秦穆公以五年之皮
籠百里奚

疏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能調鼎負玉鼎以
干湯湯知其賢也又順其性故以庖厨而

卷四

籠之百里奚沒狄狄人愛羊皮秦穆公以

五色羊皮而贖之又云百里奚好著五色
羊皮裘號曰五羖大夫而湯聖穆賢俱能

好士故得此二人用爲良佐皆順其本性
所以籠之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疏順其所好則天下無難逆其本性而籠

得者未之有也

介者移盡外非譽也

註盡所以飾容貌也則者之貌既以虧殘

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移而棄之

疏介也移去也盡裝也裝嚴服飾本爲
容儀殘則之人形貌殘損至於非譽榮辱

無復在懷故移而棄之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註無賴於生故不畏死

疏胥靡徒役之人也千金之子固貴其身
僕隸之人不重其命既不矜惜故登危而
不怖懼也

天復詣不餽而忘人

註不識人之所惜

疏餽本亦有作愧字者隨字讀之夫復於
本性胥以成之既不捨己斂人遂棄忘於

愧謝斯忘於人倫之道也譬之手足方諸
服用更相御用豈謝賴於其間哉

忘人因以爲天人矣

註無人之情則自然爲天人

疏率其天道之性忘於人道之情因人於
自然之理也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
者爲然

卷四

註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
自然乎

疏同乎天和忘於通順故恭敬之而不喜
侮慢之而不怒也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

出於無爲矣

註此故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爲生之意

也

疏夫能出怒出爲者不爲不怒者也是以

從不怒不爲出故知爲本無爲怒本不怒

能體斯趣故侮之而不怒也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

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註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

得已則所爲皆當故聖人以斯爲道宣求

無爲於恍惚之外哉

疏緣順也夫欲靜攀緣必須調平志氣神

功變化莫先委順心靈和混有爲之中而

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止不得止者

感而後應分內之事也如斯之例聖人所

以用爲正道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六

慶五

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
疏比重結前義

武侯超然不對

註不悅其言

疏超恨也既不稱情故長然不答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

疏既覺武侯悵然不悅試語狗馬庶憚其

心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疏執守情志唯食飽食此之形質德比狐

○狸下品之狗

中之質若視日

疏意氣高遠望如視日體質如則中品狗

也

上之質若亡其一

疏一身也神氣定審若喪其身上品之狗

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疏狗有三品馬有數階而相狗之能不若

相馬武侯庸鄙故以此逗機冀其歡悅庶
將慰勞於君君有何暇能勞於我也